

启功不敢自称“国宝”

■ 郑学富

20世纪90年代，著名漫画家丁聪画了一幅漫画《大熊猫病了》。画的是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，胖嘟嘟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，很像国宝大熊猫，双手举着一张纸，上写“大熊猫病了，谢绝参观”字样，署名“小丁”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80年代初，启功任教北京师范大学，住在小红楼里，当时，他的书法名气已经很大，人们以能求到他的书法作品为幸事。刚开始，启功有求必应，他说：“人家要你的字，是看得起你，怎么能不给人家写呢？”1984年，启功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，社会兼职也很多，前来登门拜访求字者越来越多，可谓门庭若市，有的人不但自己求字，还代朋友求字。启功准备了一个厚本子，封面题“书债”二字，里面记满了求字人的姓名，但是本子换了一本又一本，“书债”总是还不完。他就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张信纸，上面写着：“启功先生出门去了，何时回来？不知道。”

到了1990年以后，启功年逾八旬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以前，可是前来拜见求字者仍是络绎不绝，当时的机关、学校、商店、风景名胜等，都来找他题字。启功自



丁聪 大熊猫病了 漫画

嘲说：“我最爱题的还是饭店、饭馆，总可以借机吃它一两顿。”又自叹道：“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。”一些人甚至不管启功身体状况如何，仍软磨硬泡，更有不知趣者要“立等取走”，令启功应接不暇，十分为难。有一次，一个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，找到启功说：“我给您准备好了文房四宝，请为我开发的楼盘题词吧。”启功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准备好了笔，我就一定得写吗？那你准备好棺材，我还往里跳啊？”

为了图清净，专心致志研究学问和创

作。启功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：“启功冬眠，谢绝参观，敲门推户，罚一元钱！”没想到一天后这张字条竟被人偷偷揭下收藏了。从此，来“参观”的人更多了。他又换圆珠笔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门上：“启功有病，无力应酬，有事留言，君子自重。”后来，有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说：启功先生因身体欠安，访客不断，不胜其烦，就以其一贯的幽默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门上：“大熊猫病了，谢绝参观！”来客看了，会心一笑，转身就走，不再打扰他了。很多人都把这个传说当成真事了，一些写文章的人言之凿凿，将其写进启功的趣闻轶事中。漫画家丁聪得知此情后，也画了一幅漫画，取名为《大熊猫病了》，赠给启功。

1999年12月的一天，启功在府上举行“新闻发布会”，专门辟谣。他向记者们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自称过‘大熊猫’，也没有在门上贴过这样的条子，那都是别人误传！”据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徐可当年的报道说，大熊猫一说另有其事。启功告诉记者：50年代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以高薪（那时是实物制）聘请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徐邦达为研究员，有人觉得定的标准太

高了。吴院长说：你们别往下降低标准了。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，懂得古书画鉴定，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。有个朋友跟启功开玩笑：吴院长说老徐是稀有生物，那不成大熊猫了吗？后来启功病了，也确有好心人写过一张字条贴在他家门上：“大熊猫病了，谢绝参观。”人们以讹传讹，就传成启功自己写的了。启功说：“我还有自知之明，哪敢自称国宝呢？”

启功生于1912年，是中国当代书画家、古典文献学家、文物鉴定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、国学家，著作等身。比他小四岁的丁聪生于1916年，在1930年就开始发表漫画，后曾任《人民画报》副总编辑、全国政协委员。作品有《鲁迅小说插图》《丁聪插图》《四世同堂》《骆驼祥子》等众多作品的插图，也是驰名华夏的著名漫画家。

他的漫画《大熊猫病了》，体现了对启功的敬重，也表现了惺惺相惜之情，他认为启功就是“国宝”，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扰他的正常生活和学术研究、艺术创作。（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、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）

忧郁蓝色：初出茅庐时的毕加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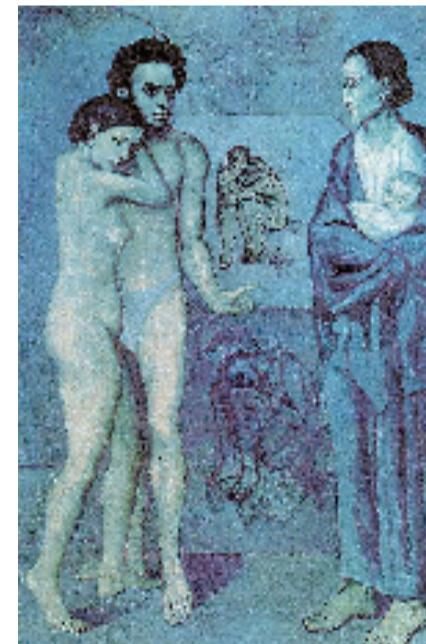
■ 王家欢

在艺术史上，很多功成名就都是延缓发生的：艺术家生前穷困潦倒、寂寂无闻，死后声名显赫、流芳百世。这类艺术家包括约翰内斯·维米尔、文森特·梵高和保罗·高更等。正因如此，也有了“苦尽人生成就永恒艺术”之类的说法。

但毕加索绝不是这种观念的信奉者，他笃信艺术家必须获得经济上的自由。身为一个商人式的艺术家，他在生前就名利双收，“妻妾成群”。在他死时，除了留下大量的艺术作品之外，还留下了5座房子、2座城堡、450万现金、价值130万美元的黄金和大量股票和基金，以至于他的情人和子女们因此打了好几年的遗产官司。然而，当刚进入艺术圈闯荡时，从小被视为艺术天才的毕加索也有过一段不得志的灰暗时期。艺术史中常将毕加索的艺术分为蓝色时期、玫瑰红时期、分析的立体时期、综合的立体主义时期和新古典主义时期。他早期的艺术充满悲伤的色彩，被朦胧的蓝色所笼罩。

根据毕加索的说法，蓝色时期的开启和好友的自杀有关：“当我得知卡萨吉马斯的死讯时，我开始用蓝色画画。”1989年，18岁的毕加索认识了艺术家兼诗人查尔斯·卡萨吉马斯（Charles Casagemas），两人成为好友，并在巴塞罗那的圣胡安河街上共用一间工作室。次年，二人一同游历巴黎，其间，卡萨吉马斯爱上了二人共同的模特杰曼（Germaine）。然而，杰曼拒绝了卡萨吉马斯的求爱。1901年，卡萨吉马斯在巴黎射杀杰曼无果后，将枪头调转了自己。

早已返回西班牙的毕加索听到这个消息后相当震惊。之后，他画了数幅缅怀好友的作品。在卡萨吉马斯死后不久，他画下《卡萨吉马斯的死亡》和《躺在棺材中的卡萨吉马斯》。在前面一幅画



毕加索 生命 197×129cm 布面油画
1903年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

中，毕加索使用了梵高《夜间小酒馆》的配色：红色的背景和橘黄的烛光衬托出卡萨吉马斯的面无血色（这是毕加索进入蓝色时期前的最后作品之一）。而在后一幅画作中，烛光和红色背景都消失了，画面被蓝色时期的主色调蓝色和蓝绿色所笼罩，温度似乎瞬间从温暖变成了寒冷。将两幅作品对比来看，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年轻的生命渐渐凋零的过程。

好友的死亡让年轻的毕加索开始反思生命的意义，这让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具体的个人遭遇。1903年，毕加索创作了《生命》，这是他蓝色时期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。尽管画面的叙事性内容发生在一个明了的画室空间，但其主题却颇具神秘色彩：一对赤身裸体的年轻恋人似乎和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产生了不

快，背景中则是描绘着悲观无助的裸体人物的画作。在一些解读中，人们认为画面中的母亲和婴儿代表艺术家及其母亲，母亲对其艺术天才的绝对信任。然而，在面对当下的艺术现实时，艺术家必须脱离亲人的精神支持，在现代主义的潮流中站稳脚跟。而这一蜕变的过程注定是痛苦的，背景中的画作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。这幅作品看似有关生命最主要的课题“成长”，但死亡也蕴含其中——画面中的青年男子，是根据卡萨吉马斯的形象塑造的。

在这一时期，作为并未被艺术界承认的年轻画家，一个游走于艺术圈之外的新人，毕加索将自身的境遇投射到包括乞丐、妓女、江湖艺人、酒鬼等社会边缘人的身上。这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图卢兹·劳特雷克的艺术主题——因为父母近亲结婚，有基因缺陷的劳特雷克在儿时经常骨折，成年后矮小的身材让他并不受自己所在的上流世界的欢迎。

1901年，毕加索认识了性病医生路易·朱利安（Louis Jullien），后者在巴黎的一间女子监狱工作。年轻的艺术家之后跟随医生到监狱“采风”，这里大都是患上花柳病的性工作者。为了为这些底层人民鸣不平，同时讽刺社会的不公，毕加索将一些风尘女表现成圣经人物的样子。1902年，毕加索创作了宗教画《圣母往见》，画中的玛利亚和其堂姐伊丽莎白并没有传统宗教画中的高贵与优雅，而是生活中苦难人民的常见模样。

一年以后，毕加索又创作了《老吉他手》。在这幅画作中，毕加索将一位骨瘦如柴、头发花白的吉他手安排进一个逼仄的构图之中。衣衫褴褛的盲眼艺人佝偻着身体，脸上露出谦卑的神色。毕加索将

人物拉长的造型方式让人想起几百年前的杰出艺术家艾尔·格列柯。格列柯的艺术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广泛认可的。

由于作品没有很好的销路，毕加索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颇为拮据。因此，他的画布经常反复使用——一幅画画坏了，那就将旧作藏进画布的底层。比如，X光检查显示，《生命》的下方是传说中丢失的早期画作《弥留时刻》。和《生命》的竖构图不同，《弥留时刻》为横构图，画面中是一个躺在床上的垂死的女人，旁边是一个为她祈祷的人，可能是一个牧师。毕加索画过数幅这个主题的小稿，让人想起经常描绘病榻人物的德国表现主义先驱爱德华·蒙克。

另外一个例子是《蜷缩的女乞丐》。在原本的构图中，女子拿着一个面包或碗，更彰显她乞丐的身份。但正如罗丹创作巴尔扎克的雕像一样，艺术家最终摒弃了手部姿势，选择为人物裹上长袍，表现她在肃杀的寒风中蜷缩在墙角的样子。将这幅画逆时针旋转90度，其最底层是一幅风景，再现了位于巴塞罗那的奥尔塔迷宫。从完全推倒重来、到局部的构图变化，这块画布显示了一位年轻艺术家犹豫不决的构思过程。

毕加索拮据而郁闷的蓝色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904年，当他定居巴黎，搬进艺术的中心区——蒙马特的“洗濯船”大楼后，他的命运很快就改写了。贝斯·维尔（Berthe Weill）画廊开始展出他的画作，他还认识了美国人格特鲁德·施泰因（Gertrude Stein）和俄国人谢尔盖·希丘金（Sergei Shchukin）等重要的藏家。1907年，他画下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《亚威农少女》。（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博士、湖北美术学院讲师）